

钩玄发微

沈秉成与严永华

蔡圣昌

晚清时期沈秉成严永华伉俪，意笃情深，爱情生活浪漫丰富，可堪比赵明诚和李清照、沈复和陈芸，真要羡慕世上无数的文人墨客。

沈秉成（1823—1895），湖州菱湖竹墩人，原名秉辉，字仲复，号听蕉。其父沈功枚，历任福建同安、陕西岐山知县，秉成为其次子。沈秉成自幼喜爱读书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中举人，咸丰六年（1856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又出苏松太兵备道，巡抚广西，复迁安徽，官至两江总督，人称沈中丞。沈秉成共娶过三位妻子，在遇到严永华之前，他曾经两度丧妻并丧子，家庭的不幸使他身心疲惫，后遇到嘉兴桐乡严永华，再结良缘，才让他重新焕发青春。

严永华，字少蓝，浙江桐乡人，其父严廷珏，字比玉，贡生，云南顺宁知府。严永华为其次女。严永华的哥哥严辰，字缙生，咸丰九年进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任刑部主事。

严永华出身书香家庭，她母亲王氏即会作诗，严永华自小受母亲影响，很小便会认字作诗。沈秉成在京城做官时跟严永华的兄长严辰相遇，并成为非常好的朋友，她跟严永华相识即由严辰介绍。

笔者曾经在上海图书馆阅读《蝶砚庐诗钞其二卷》《纫兰室诗钞共三卷》《蝶砚庐联吟集》，这部诗稿是严永华过世后，沈秉成为其整理刊刻，并且请了几个名士作序，由他们的儿子沈瑞琳、沈瑞麟负责校正。诗中收录严永华所作的诗篇，以及沈秉成和她合唱的诗作。

如严永华在十一岁所作的诗《送缙生兄应试北上》：破浪乘风壮此游，雁行分手意悠悠，相期早啖红绫饼，聊慰门间朝暮愁。沈秉成1867年娶严永华，时严永华已31岁。到1890年严永华过世，他们夫妇共同生活30多年，这一段时间是沈秉成最快乐的时候，他们伉俪情深，且生活充满情趣。《戊辰正月三日自硤石至竹溪留月余寄怀》是沈秉成娶得夫人以后回到湖州菱湖所作的诗篇，诗中写诗人新婚离别时对妻子的无限深情——屠苏才一醉，又放竹溪舟。未信情能遣，无端此小留。春波通锦鲤，湖阔问金牛。相忆还相慰，应销近别愁。

颇怪鱼书杳，连宵枕未安。忽披数行字，不厌百回看。绣陌沾新雨，珠帷怯嫩寒。寄书珍重意，带眼莫愁宽。竹溪即今天的菱湖竹墩，他是沈秉成的故乡，也是沈氏家族的发源地。戊辰正月，即1868年正月，应该是沈秉成新婚不久。桐乡硤石跟湖州竹溪，本是一水相连，两地相距不远。但是在当时，因为没有汽车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。因此想要见面也不是太容易。少蓝“和韵”：相迎复相送，无赖此扁舟。别意不堪赠，归帆莫滞留。含情怨远夜，占象得牵牛。欲问溪边竹，平安也自愁。

报书深海懒，怅望意难安。春月清如许，钩簾忍独看。遥怜商阁迥，应怯露华寒。一水盈盈隔，何由别思宽。

1874年，沈秉成在苏松太道职上因病寓苏州，携夫人严永华移居拙政园，他与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之万约定到苏州隐居，后在苏州购置涉园废址，在旧园基础上设计建设耦园。1876年，耦园竣工，他携夫人同住，一住就是八年。那段时间，也是沈秉成赋闲在家的時候，他跟夫人在耦园内诗酒唱和，几乎成为逍遥世外的神仙眷侣，耦园内的一花一木，一石一草，都留下他们夫妻恩爱的痕迹。苏州自古繁华，许多达官贵人退休后都选择到苏州隐居。当时一起经常聚会的有曾经的江苏巡抚、拙政园主人张之万；有苏州人，进士、曾经任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；有湖州人，曾经的苏州知府吴云；有湖州人，举人、藏书家、曾经任福建盐运使的陆心源；有苏州人，曾经的江苏布政使李鸿裔等。

沈秉成跟严永华共生育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夭折，二儿子沈瑞琳，1874年生，号砚传，别号坦安，光绪十九年举人，候选郎中，三品衔。三儿子沈瑞麟，1875年生，字砚裔，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任比利时公使馆随员，光绪三十四年，以二等参赞官代理驻德公使。宣统元年，调外务部任参事。北洋政府时任外交次长、代理外交总长。1928年，随张作霖出关，伪满洲国时，在溥仪身边任职。日本投降时，他跟溥仪一起被苏联红军押解去苏联，病死途中。

沈秉成喜爱收藏，家中藏品非常丰富，耦园的蝶砚庐即是他的藏书楼，《蝶砚楼诗钞》也是借用了藏书楼的名字。他曾经在京城得到一块石端砚，后一割为二做成了两块砚台，他夫妻二人各用一块。后来生了两个儿子，也分别字砚传（沈瑞琳）、砚裔（沈瑞麟），可见他对此砚石的喜爱。唐代三大“草圣”之一高闲《草书千字文》，曾经被沈秉成收藏，上有“耦园至宝”铃印。明代唐寅《松荫高士图》立轴也曾经为沈秉成收藏，画中钤有“蝶砚庐”鉴藏印。陆心源在《吴兴金石记》中也纪录沈秉成收藏的金石非常丰富，有父癸鼎、格仲尊、且辛卣、汉虎符等。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，是晚清大臣，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状元，曾经任江苏巡抚，闽浙总督，后任兵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。张之万在江苏居住多年，他跟沈秉成和严永华都很熟悉。沈秉成刊刻《蝶砚庐诗钞》，即请张之万作序。张在序中称赞严永华说：“同治岁辛未，余以苏抚乞养，中丞亦自苏松太道谢秩养疴，因约同寓吴门之拙政园，水木明瑟，文讌过从，发藻连情，殆无虚日。余绘拙政园图，夫人题诗其上，复为余绘山水一册，深得元季四大家遗法，至是始悉夫人才艺之工与德并著，心折久之。”又据严永华兄长严辰言，妹妹严永华曾经割股为父治伤，父亲离世后，她又照顾母亲许多年，她是一个孝女。



费仁学

近日翻阅由傅璇琮教授主编、龚延明教授任主要编撰人的《宋登科记考》，看到了有宋一代大量进士的材料。该书共搜集到两宋四万余人登科名录，是迄今为止著录登科人数最多的著作。每年分大事记与登科名录两部分，所有登科人均按科目分类、按年编排。凡收录者，都撰有一小传，包括姓名、字号、籍贯，以及何种科目登科、登科之年、生平事迹、官职升迁及交游等内容，并附有部分原始材料出处的书目。

想到湖州本地三位宋代状元何栗、莫俦、黄朴的籍贯颇有争议，但苦于宋距今年代久远，且屡遭兵燹，相关文献湮灭，难于确定。今不妨按照《宋登科记考》所附有关书目，按图索骥，仔细考证一番。

莫俦，《宋登科记考》载：字寿朋。苏州吴县（一作湖州）人。政和二年中进士第一，授承事郎、议礼局检讨官。历翰林学士、知制造，吏部尚书，签书枢密院事。这里说莫俦是苏州吴县人或湖州人。沈文泉先生《湖州名人志》说莫俦是“乌程（今湖州）人”。李惠民先生《路入菱湖深·人物卷》中更具体，说莫俦“居归安菱湖莫家浜”。而百度百科说莫俦是“湖南澧州慈利县人”，与上两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那么莫俦到底是哪里人呢？我们不妨看看相关文献是怎么说的。

光绪《菱湖镇志》卷十九“进士”载“宋政和二年壬辰科莫俦榜 莫俦”，同书卷二十四“土族”载“俦，宋政和王辰状元，[案]莫氏宋为著姓，聚居莫家浜，今里中无姓莫氏者，其世系不可考矣”，按此说，莫俦是归安菱湖人无疑。

据宋孙覿《鸿庆居士集》卷三八《宋故翰林学士莫公（俦）墓志铭》载，“其先吴兴人，徙钱塘，又徙平江，今为平江吴县人也。”这与《菱湖镇志》也吻合，原来莫氏一支迁徙到苏州了，所以清朝时“里中无姓莫氏者”了。

孙覿（1081—1169），字仲益，号鸿庆居士，常州晋陵（今江苏武进）人，徽宗大观三年（1109）进士，与莫俦是同时代人。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七四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庚子条：“上之再幸虏营也，何栗、曹辅、吴玠、莫俦、李若水、谭世绩、司马朴、汪藻、孙覿扈驾从行。”孙覿与莫俦又同朝为官，那么墓志铭所说应该是可信的，所以《宋登科记考》说是“苏州吴县（一作湖州）人”。

那么，百度百科说莫俦是湖南澧州慈利县人的依据是什么呢？查《万历慈利县志》，卷十四“选举”

宋政和年有姓名莫俦，但无状元之类说明，也无莫俦父亲姓名，其父莫卞是北宋元祐三年（1088）的进士。查《隆庆岳州府志》，卷五“选举表·历朝进士”中有“政和王辰莫俦，是科榜首，后为张邦昌劝进书科目之站也，慈利人”，也无其父姓名。乾隆《澧志举要》“宋高宗建炎元年”条记载：“俦，慈利人，兵部郎中莫卞之子。举政和中廷对第一”，并“按：慈利进士科未载莫卞，故补之”；《光绪慈利县志》《民国慈利县志》均有莫俦，无莫卞。为什么父子都是进士，在这些志书中都只有莫俦而无莫卞呢？据宋孙覿《墓志铭》记载，同榜进士中，有一人“适与公同姓名，徽宗……命去偏旁，名寿”，也许这就是答案。也许慈利的莫俦是这个改名寿的莫俦，而不是状元莫俦。

何栗，《宋登科记考》载：字文缜。仙井监并研县人。棠弟。政和五年状元进士及弟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历御史中丞。钦宗靖康元年拜右相。北宋亡，为金军所掳北去，绝食而死，年三十八。《湖州名人志》说是“归安东林人，祖籍仙井监人（今四川仁寿）”。《路入菱湖深·人物卷》说是“徙居归安湖宝溪射村西。又说四川仙井人（今四川仁寿）”。《宋史·何栗传》是仙井人。

以上诸说都说是仙井人或祖籍仙井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问题是倒是徙居东林还是菱湖呢？

查清光绪《东林山志》卷十四“征献志·勋贤”，载有“尚书右仆射何栗，字文缜，仙井人，徙居东林”。《东林山志》卷三“形胜志·溪泽”又有“何尚书湾，在山东北，水曲如龙，蛇延里许，俗呼和尚湾，宋尚书右仆射何栗居此”《东林山志》卷十“建置志·居宅园林”又有“宋何尚书宅（旧志），在迎锦桥北，宋尚书右仆射何栗所居”。按此说，何栗应该是徙居东林了。但清嘉庆吴玉树《宝前两溪志略》载：“案《湖录》作井研人，徙居宝溪；《宋史》并《东林山志》作仙井人。”

其实清时射村范围很大，包括现在东林的部分地区，后来行政区划调整从射村划出部分成立东林乡，所以说是菱湖人也沒有错。

《湖录》说“井研人”，井研是一个县，隋开皇十一年（591）始置。北宋熙宁五年（1072）置陵井监，因有盐井，相传为汉张道陵所开而得名。宣和四年（1122）改名仙井监。治所在仁寿，辖境相当于今四川仁寿、井研两县地。

黄朴，《宋登科记考》载：字成父，一字诚甫。福州侯官人。绍定二年中进士第一人。历仕馆阁官、吏部郎，出知泉州，终朝请郎、广东路转运使。《湖州名人志》说是归安（今湖州）人。《路入菱湖深·

人物卷》说是归安菱湖人。百度百科说莫俦是湖南澧州慈利县人的依据是什么呢？查《万历慈利县志》，卷十四“选举”

宋政和年有姓名莫俦，但无状元之类说明，也无莫俦父亲姓名，其父莫卞是北宋元祐三年（1088）的进士。查《隆庆岳州府志》，卷五“选举表·历朝进士”中有“政和王辰莫俦，是科榜首，后为张邦昌劝进书科目之站也，慈利人”，也无其父姓名。乾隆《澧志举要》“宋高宗建炎元年”条记载：“俦，慈利人，兵部郎中莫卞之子。举政和中廷对第一”，并“按：慈利进士科未载莫卞，故补之”；《光绪慈利县志》《民国慈利县志》均有莫俦，无莫卞。为什么父子都是进士，在这些志书中都只有莫俦而无莫卞呢？据宋孙覿《墓志铭》记载，同榜进士中，有一人“适与公同姓名，徽宗……命去偏旁，名寿”，也许这就是答案。也许慈利的莫俦是这个改名寿的莫俦，而不是状元莫俦。

何栗，《宋登科记考》载：字文缜。仙井监并研县人。棠弟。政和五年状元进士及弟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历御史中丞。钦宗靖康元年拜右相。北宋亡，为金军所掳北去，绝食而死，年三十八。《湖州名人志》说是“归安东林人，祖籍仙井监人（今四川仁寿）”。《路入菱湖深·人物卷》说是“徙居归安湖宝溪射村西。又说四川仙井人（今四川仁寿）”。《宋史·何栗传》是仙井人。以上诸说都说是仙井人或祖籍仙井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问题是倒是徙居东林还是菱湖呢？查清光绪《东林山志》卷十四“征献志·勋贤”，载有“尚书右仆射何栗，字文缜，仙井人，徙居东林”。《东林山志》卷三“形胜志·溪泽”又有“何尚书湾，在山东北，水曲如龙，蛇延里许，俗呼和尚湾，宋尚书右仆射何栗居此”《东林山志》卷十“建置志·居宅园林”又有“宋何尚书宅（旧志），在迎锦桥北，宋尚书右仆射何栗所居”。按此说，何栗应该是徙居东林了。但清嘉庆吴玉树《宝前两溪志略》载：“案《湖录》作井研人，徙居宝溪；《宋史》并《东林山志》作仙井人。”其实清时射村范围很大，包括现在东林的部分地区，后来行政区划调整从射村划出部分成立东林乡，所以说是菱湖人也沒有错。

《湖录》说“井研人”，井研是一个县，隋开皇十一年（591）始置。北宋熙宁五年（1072）置陵井监，因有盐井，相传为汉张道陵所开而得名。宣和四年（1122）改名仙井监。治所在仁寿，辖境相当于今四川仁寿、井研两县地。黄朴，《宋登科记考》载：字成父，一字诚甫。福州侯官人。绍定二年中进士第一人。历仕馆阁官、吏部郎，出知泉州，终朝请郎、广东路转运使。《湖州名人志》说是归安（今湖州）人。《路入菱湖深·人物卷》说是归安菱湖人。百度百科说莫俦是湖南澧州慈利县人的依据是什么呢？查《万历慈利县志》，卷十四“选举”

萝。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”意思是说：好像有人在那山隈经过，是身披薜荔、腰束女萝的山林神女吧，含情注视巧笑多么优美，你爱慕我的姿态婀娜。屈原借用薜荔、女萝、石兰、杜衡等植物，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“香草美人”的浪漫传统。薜荔也成为一种充满灵性的意象，象征着美好的品质和高洁的情操。“坚木根以结蓝兮，贯薜荔之落蕊”，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吟哦：我采来香木的根株系上白芷啊，又穿上了薜荔花落下的花朵。薜荔不随波逐流，甘于在寂寞中生长，屈子正是借用这种芳草来表达清高芳洁之意。

薜荔又名木莲，有很高的实用价值。本草纲目中说它“不花而实，其味微涩，乌鸟童儿皆食之”。诚然，薜荔果民间又叫凉粉果，富含胶汁，可制凉粉，有解暑之作用，还能补肾健体。其茎、叶、根均能入药，有祛风湿、活血解毒之功效。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写道：“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”这个结着莲房一般果实的木莲，就是薜荔。薜荔果形如莲房，掰开可见许多细小的种子，我想“木莲”这个别名也是由此而来吧。

制作凉粉应该很有意思吧？听当地的老人说，每年秋冬时节，薜荔果由青涩渐渐转为饱满的紫色，把成熟的薜荔果采摘回来，洗净，切开，取出里面的种子和瓢，然后用纱布包起来，浸入凉水中，再用手慢慢揉搓，会析出很多的黏液，凉水也慢慢地变稠。待种子和瓢不再有黏液析出时，就可以停工了。过个把小时，水凝结成块，像透明的豆腐脑，这就是凉粉了。据说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就有卖凉粉的贩夫。看来，这还是一道历史悠久的风味小吃呢。

薜地，我又突发奇想，彼时城中的芜园，除了种植丛篁、古梅、芭蕉和芜菁（俗名大头菜），会不会也栽几株薜荔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既可自制凉粉当作吃食，又让院墙上挂满诗意的薜荔果呢？“无多邱壑蔓寒藤，记得题松小阁登。茅簷十行谁得似，恰亭扶起李阳冰。兴来频卧北窗风，梦里芜园有路通。”芜园，在吴昌硕心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，是大师魂牵梦萦一生惦念的地方，即使后来离居苏沪，也时常怀想。故园情难了，遂形诸于诗，形诸于画。

可以说，芜园中的古梅和薜荔，见证了先生的人生情感和艺术探求。他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莫过于芜园和章氏夫人了。当年，已聘未婚的章氏夫人正值豆蔻年华，战乱中吴家决定逃难，善解人意的章氏留下来照顾婆母，却因饥饿和操劳过度不幸亡故。吴昌硕为此悲痛欲绝。六十多岁时，先生梦到了章氏，梦醒后看到窗外朦胧的月光，一如章氏的幽幽倩影，他心有所感，刻下一方“明月前身”的印章。“明月前身”，线条清秀婉转，如一位清水出芙蓉的佳人，在

探故寻源

薜荔纷披问芜园

谢 函

初次“邂逅”薜荔，缘于一场偶然的探访活动。那日，约三五同好，赍芜园探寻之志，遂成桃城之行。芜园者，缶翁古城之旧居也。又因古城形似蟠桃，且以境内盛产桃花石，故名“桃城”云云。

既然来到古城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代宗师吴昌硕（即缶翁）及他的第二故里芜园了。1865年，吴昌硕随父亲从孝丰鄣吴迁往安吉县城（古城乃当时县城），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废墟中营建了“芜园”，并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芜园耕读生涯。古城，也因曾有过大师的足迹而更显人文底蕴。可惜岁月纷扰世事异，而今芜园早已不存，留给世人的只有一声轻叹了。

踏着悠长的青砖小道，轻抚斑驳的古老城墙，偶一抬头，我看见成片成片爬满墙体的藤蔓植物扑面而来，碧绿碧绿的，油亮亮泛着光泽，像一层保护衣覆盖在绵延数百米的城墙之上。深绿色的藤条丛中挂满了青果，像极了一个个小葫芦，煞是可爱。正惊讶于何方神物，同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，这就是薜荔呀。

我以前只在古诗文中读到过，只知是一种藤蔓植物，却并未识得实物，今番见了“真容”，才知薜荔居然生果，确实是意外惊喜。同伴轻轻摘下一颗薜荔果，放在我手心。端详着这枚通体青绿的果子，我的思绪也荡漾开来。记得最初接触“薜荔”二字，源自屈原的《九歌·山鬼》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。”



吴昌硕画芜园图